

湯圓 小雪



這個冬天巴黎異常的寒冷，本以為就在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的情緒裏過年了，直到走到了十三區中國城，才看到一幅熱鬧非凡的景象。

進到中國超市，裏面比往常的人更多一些。華人們都很輕車熟路的直接走到想買的貨架拿上東西就走；也有好一些法國人東看看西看看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，卻又很享受這種「探索」的感覺。

「您好女士！」我正專心的挑選着麵粉，聽着像老太太的聲音從背後傳來。

「噢您好！」我回過頭，叫我的是一位滿頭銀髮的法國老太太，儘管看上去年紀很大了，但大紅色的口紅讓她顯得氣色很好。

「請問，你知道『東圓』是用什麼麵粉麼？」老太太戴着老花眼鏡手裏拿着一包麵粉。

「東圓？」我努力的猜想她想說的是什麼：「是不是湯圓？」

「湯圓？過年吃的那個，圓圓的，裏面有芝麻，這麼大一個一個的。」老太太用手比畫着。

「是的，就是湯圓。」我迅速看了一下麵粉貨架，在貨架的最邊上看到了湯圓粉和糯米粉拿下來遞到老太太手裏：「這個就是。」

「噢，太感謝了！」老太太接過湯圓粉，推了推眼鏡，把包裝袋翻到背面認真的看着上面的小字：「只是，這個……怎麼做呢？」

「呃，做湯圓還挺複雜的，旁邊的冷櫃裏其實有現成的，煮一下就可以吃。」

做湯圓並不是站在貨架前一句兩句就可以教會的事情，而且平時我想吃湯圓的時候也是直接去冰櫃裏拿冷凍的。於是，老太太把湯圓粉放回去，跟着我走到冰櫃前，我打開冰箱，隨手拿了一個芝麻餡兒的湯圓。老太太拿着冰凍湯圓前前後後打量了半天，然後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了捏，說：

「不是這個，這個是硬邦邦的。」

「煮了就是軟的了，很好吃的！」

「我吃過湯圓，我最喜歡吃的就是湯圓。」老太太又隔着包裝袋用勁捏了捏裏面白色的湯圓，搖搖頭：

「不是這樣的，我老伴兒給我做的時候不是這樣的。」

老太太把冰凍湯圓放回冰箱，拉住我的手，帶着我又回到了麵粉貨架，重新拿起那袋湯圓粉：

「我的老伴兒是中國人，他每年過年都要給我做湯圓，說是『團團圓圓』的意思，我們都很喜歡吃。昨天我跟他打了個賭，說我也做得出來一模一樣的湯圓！」老太太摘下老花眼鏡，笑咪咪的臉上藏着點倔強：「只是這麼多年我都沒有想過要跟他學着做一做。我只記得每次他把黑色的芝麻餡兒放進湯圓麵裏跟變魔術一樣，揉一揉餡兒就到裏面去了！」

我想了想，從包裹找出一支筆一張紙，從網上選了一個相對比較容易的湯圓食譜。然後我趴在貨架的沿上，給老太太把做湯圓的步驟一步一步寫了下來。老太太拿着紙條，一字一句的辨識着我手寫的食譜，臉上掩飾不住洋洋得意的樣子，每一條皺紋都彷彿笑了起來。她湊近我，悄悄說：「哈哈！這可是一個大紅包到手了！」

帶着老太太按食譜買到所有的配料和食材，我們在路邊告別。老太太高高興興的用中文跟我說：「過，年，好！」

乾隆皇帝與「啥湯」

海龍



中國古史傳說中有個非常有趣的神叫彭祖，他是顓頊的玄孫。彭祖父親陸終是吳回的長子，母親是鬼方首領的妹妹女嬃。因為彭祖擅長烹飪野雞湯，他受到了帝堯的賞識而被賜封於大彭，名曰大彭氏國（暨今之江蘇徐州）。

彭祖名彭鏗，傳說他是彭姓的祖先。自堯帝起，歷經夏、商彭祖他一直是高官。到了周代他仍任要職為柱下史。彭祖據說娶妻四十九人，生子五十四人；傳說他活了八百歲，是一位長壽之神。同時，彭祖也因他一手原創的烹飪絕活兒被稱為中華廚神，是天下廚師的祖師爺。

那麼，這野雞湯到底是一種什麼玩意兒呢？它居然能夠讓一個人因之而受寵、加官進爵、官運亨通，甚至為世世代代改變命運？

起初，我以為這不過是一個傳說，何必認真。但是我讀屈原《楚辭·天問》時沒想到居然與這一故事再次相遇：「彭鏗樹雉，帝何饗？受壽永多，夫何久長？」——原來，至少在兩千年前的屈原時代，彭祖和他的雉羹就已經名揚華夏了。楚國在南中國，徐州乃它的北麓。徐州是古代九州之一，彭祖是徐州的始祖。在當地，今日仍然普遍流傳着這個故事。

傳說堯帝在位時，因過度操勞國事且生存條件艱苦，他罹患重病，不思飲食，臥床不起。當地善於烹飪的彭祖聞之，遂以野生錦雞、糯米和養生調味料等慢煮爛燉製成雉羹獻予堯帝。雉羹之味鮮美無比，實乃滋補養生之妙品也，具神功奇效。身染沉疴的堯帝食之胃口大開，連食不日即身體漸愈、康復如初。彭祖因救駕有功而得封彭城，並因此榮獲餐飲美食鼻祖之盛譽。雉羹遂成了「天下第一羹」，有着神話般的傳奇經歷，在古彭大地廣為流傳，為彭城一絕。直到今天，在徐州的大部分早餐攤，都可以喝到現代版的雉羹。但它在今天名稱卻不叫「雉羹」，它被稱作「啥湯」。原來這裏面又有一個奇妙的故事。

原來，清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曾在徐州設行宮（發現徐州博物館舊址）。乾隆爺喜歡私訪民間美食，在徐州小攤上得嘗雉羹，其味鮮美無雙，頓時龍顏大悅。他悄聲問詢隨行跟班：「此為啥湯？」隨從官員當時也不知雉羹為何物。他又不敵敷衍塞責瞞騙皇帝。急得滿頭大汗正不知如何回答，卻突然福至心靈話頭來了：他深知皇帝九五之尊、金口玉言，乃隨聲應和曰：「此湯即名「啥湯」也。」准此，這民間小吃得乾隆帝命名，雉羹乃易名「啥湯」。因這「啥」字村俗不雅，彭城後人遂為此創造了一個字，將之書寫為**訖湯**，這種寫法沿用至今。

去年夏天，我在徐州「又一村」早點店有幸得嘗復古原味的「啥湯」。當然，今天的「啥湯」不可能採用昂貴的野雉而改用了當地的野雞。「又一村」店主遍訪徐州民間熬製雉羹流傳的古早工藝，按照傳統配方，用老母雞、蹄膀、圓骨，輔以麥仁及十餘種香料；細火慢燉，經心煨製十餘小時，將各種原材料之美味成分悉數提取，融為一體；啓動並強化了禽之美味、豚之肥甘、骨髓的厚重。復經美食家及名師品嚐指點，得以更上層樓。此羹乃健脾益肺、滋補養生之佳品也。

很多名人和南來北往客人到徐州必然要嘗嘗徐州的古雉羹。相聲大師馬季曾給此羹書寫大字題詞「天下第一羹」赫然懸在早點舖子。值得一說的是，「啥湯」雖是古代小吃而且營養豐富，但是它的價格極廉。一般的舖子都是兩三塊人民幣一碗；它的主要內容是純粹的老母雞加蹄膀麥仁等熬湯其實是很養人的。一般人二兩煎包加上一碗「啥湯」不足十元人民幣就是一頓打着飽餵的豐美早餐。下次到了徐州，請別忘了來碗啥湯。

難忘老友張志民

延靜



春節前去看望五十多年前結識的老友張志民，他已九十一歲，身體仍硬朗，行動自如，看上去不過七十多歲。見面握手擁抱，欣喜之情，難以掩飾。

我是一九六三年第一次去平壤中國大使館時認識張志民的，那時他是使館辦公室主任，我乘國際列車到達，他到車站接我。還記得乘車去使館的路上，他不停地向我介紹「這是金日成廣場」「這是斯大林大街」，熱情的聲音，猶在耳畔，但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。

張志民是朝鮮族，一位老志願軍，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隨第一批人員跨過鴨綠江入朝，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志願軍撤出朝鮮回國，他留在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工作，一九六五年底回國。

張志民曾在志願軍總部工作，見過彭德懷司令員，也見過楊勇司令員，跟杜平政委就更為熟悉。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，杜平寫回憶錄，曾寫信給張志民，信中說「抗美援朝回憶錄正在寫，有些事記不清了……請費神回憶，幫助我完成這一任務」。其後，杜平在出版的《在志願軍總部》一書中，多處提到張志民，僅引一節：「看望過部隊，便開始爬山。在陣地主峰上，彭總拿起望遠鏡，向遠方敵人陣地方向望去。這時，我和張志民正站在彭總旁邊，趕快按動快門，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紀念。這張照片，至今仍保存在我抗美援朝的影集裏」。從此可知，他與杜平的關係非同一般。

張志民的婚事，也是在朝鮮辦的。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，朝鮮停戰談判開始舉行，後來斷斷續續，直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才達成協議。談判開始後，國內來了一批青年人，其中包括一名年輕的報務員李茂榮，經介紹，張志民與她相識、相知、相戀，後來結為終身伴侶。去年在美國逗留期間，女兒特別為他們舉行了鑽石婚紀念活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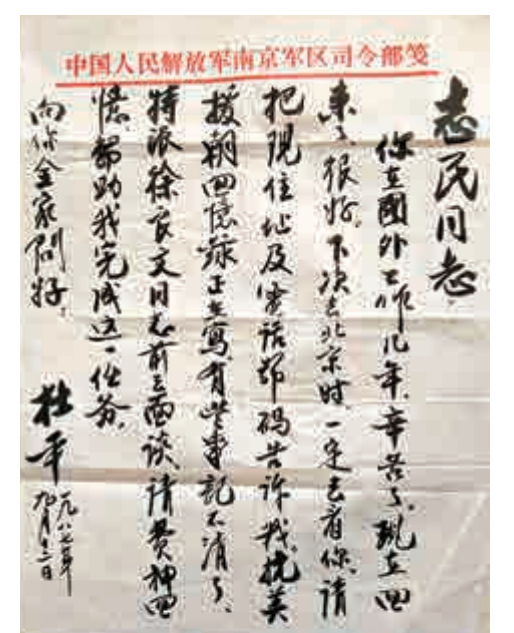
志願軍撤出朝鮮後，張志民轉到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任職，先後與喬曉光、郝德青、焦若愚三任大使共過事。他了解朝鮮情況，人脈關係也不少，這是留下的主要原因。交談中得知，張志民當年曾為金日成主席觀賞中國電影《紅樓夢》提供過幫助，也結識了現在擔任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的金永南，他當時在朝黨中央國際部工作，兩人曾有過多次交往。張志民在大使館工作到一九六五年回國，先後在朝鮮度過了十五個春秋。

回國後，張志民在外交部任職，曾出任中國駐日本札幌總領事。大約二十年前，我曾與張志民見過一面。那是我出使韓國期間，他訪問日本回國途中經過首爾，但行色匆匆，未及多談。大約十年前，他去美國看女兒期間，看到我接受鳳凰衛視記者採訪的畫面，回到北京後即打電話給我，我去他家見面，不僅長時間交談，還一起吃了他老伴李茂榮做的美食。

現在又過了十年，我們夫婦去看望他，他特別高興。他在樓道迎接我們，精神矍鑠，腿腳靈便，根本看不出已經九十多歲；李茂榮八十三歲，在屋裏迎接，腿腳稍有不便，但無大礙，精神很好。問張志民健康祕訣何在，他只

說了兩個字：「走路」。他老伴在一旁說：「軍隊鍛煉了他，多走路鍛煉他。」

張志民待人親切，生活情趣極高。他雖已年過九旬，但仍使用電腦、平板、微信，而且玩兒得很溜。他還養花，養魚，帶我們看了他的熱帶魚缸，甚為自豪。他老伴還告訴我們，他每天堅持寫日記，而且到年終還要作小結。也許生活情趣是他長壽的祕訣。離開時我們把《隨想集》送給他，扉頁題字本擬稱他為「老領導」，他執意反對，說稱「老友」更好。本文題目中的「老友」也據此而定。



▲杜平寫給張志明信 作者供圖

毛里塔尼亞散記

姚曼華



飛機從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到毛里塔尼亞，在大西洋東岸的上空飛行。不多時，一幅壯麗的奇景便映入眼簾：一邊是深藍閃光的大西洋，另一邊是金黃浩瀚的沙漠。這沙漠茫茫茫茫，一直連綿到天際；一些灰綠色的小點偶爾點綴其上，大概是聚居着牧民的水草地吧。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——撒哈拉沙漠。

兩小時後，飛機開始盤旋下降，機翼低得險些碰到海面，似乎要落入水中。在這頗為驚險的瞬間，傳來了飛機起落架著陸的聲音，眼前突然出現了機場，房屋，樹叢，我們抵達毛里塔尼亞首都努瓦克肖特了。

新興的沙漠之城

努瓦克肖特，在當地撒哈拉語裏是「風口」、「風多」的意思。這個城市位於撒哈拉沙漠的西端，三面環沙，西瀕大西洋。它常常受到風沙的侵襲。沙暴一起，天昏地暗，有時甚至漆黑如夜，要等數十分鐘甚至更長時間後才能「重見天日」。過去，這裏是一個僅有五六百居民的荒涼小村莊。在法國殖民統治時期，治理毛里塔尼亞的政治中心設在塞內加爾的聖路易港。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里塔尼亞宣布獨立後，政府選擇了這塊地方作為首



▲毛里塔尼亞首都努瓦克肖特 資料圖片

都。從此，努瓦克肖特出現了新的面貌。經過多年建設，它已成爲全國的政治、經濟和文化中心了。

努瓦克肖特建起了電站、地毯廠、飲料廠以及其他不少工廠。隨着城市的發展，人口也大大增加。努瓦克肖特還是毛里塔尼亞的一個重要港口。除原有的老港外，還由中國援建了一個能停泊萬噸級輪船、年吞吐量達五十萬噸的新港——「友誼港」。作爲國家的文化中心，這裏建起了高等院校和不少中、小學校，還有全國最大的「毛里塔尼亞國家醫院」。位於醫院對面的「國家衛生中心」，則擔負着全國的檢疫和預防流行病的任務。

我們在街頭漫步，看到不少新建的樓房、住宅和各種館舍。人們也十分注意綠化環境：時值春天，在街道兩旁的沙地上，一棵棵樹木正吐着嫩葉；在一些院牆內，花草也顯得頗爲茂密了。政府還計劃建造防護林帶。

「過渡地帶」的風光

毛里塔尼亞地處撒哈拉沙漠到黑非洲的「過渡地帶」，全境五分之三以上屬於沙漠和半沙漠。在北回歸線以北，幾乎全是不毛之地，到處是礫沙石，汽車可在上面行走，不必修路。由此往南，開始出現稀疏的灌木和荊棘，愈往南愈稠密，到最南端與塞內加爾毗連處，沙漠漸漸消失，出現了較爲肥沃的土地，草木也

茂盛起來。那裏的羅索市有公路直達鄰國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，毛里塔尼亞是通過這條要道與黑非洲相連的。此地的居民不再是摩爾人，而是皮膚黑亮、頭髮卷曲的黑人，風土人情也與黑非洲相似了。

我們乘車從努瓦克肖特南行，一路上領略了這個「過渡地帶」的風光。公路兩旁是大片的沙漠，不時看到牧民的帳篷和用空心磚修建的小屋，以及正在放牧的駱駝群和羊群。沙有紅白二色。紅沙顆粒大、分量重，不易被風吹散，逐漸形成沙丘，細小的白沙則淤積在紅沙丘之間的低凹處，因此沙面紅白相間，起伏有致。人們說，由於極其乾旱，這裏植物的葉子都長得厚而小以減少水分的蒸發，久而久之，葉子變成了刺——有人稱它爲「駱駝刺」（駱駝有時得靠它爲生啊）。我們沿途還看到不少矮小的灌木點綴在沙面上。這些灌木枝條幹細，貌不出衆，但它們經過大自然千百年的考驗，終於在撒哈拉頑強地生存下來了。它們長長的細根艱難地伸到沙漠深處吸取水分，長出小小的葉片來餵養毛里塔尼亞人民賴以生活的駱駝以及牛羊等。

車行二百公里抵達羅索市。這一帶是毛里塔尼亞的農業區，附近的姆普利平原可種植水稻。羅索市隔着塞內加爾河與鄰國相望，河對岸的那個塞內加爾城市也叫羅索，每天有渡輪來往於兩個羅索之間。這裏的居民同屬沃洛夫族。

我們訪問羅索時，只見塞內加爾河內充溢着淡藍的流水，但奇怪的是兩岸竟寸草不生，農田一片荒蕪。經當地朋友解釋，才知河裏流動的不是淡水，而是從大西洋倒灌進來的海水，不能灌溉土地。原來，由於乾旱，河水枯竭，大西洋的海水便成了塞內加爾河的「不速之客」。待到洪水季節到來，奔湧的雨水趕走了海水，兩岸的農田才得以灌溉，各種作物便茂盛地生長起來。

近幾年這一帶遇上嚴重旱情，畜牧業因而大受影響。我們沿途所見的牲畜確實都較乾瘦；據說，這些牲畜都十分耐苦，當牧草枯死時，它們就什麼都吃，甚至能忍痛咀嚼叢生的荊條。撒哈拉沙漠造就了何等頑強的生命啊！

（上）

保有童真

劉世河



前幾天，好友大華給我微信發來一段視頻，是他和他五歲的兒子合唱的一首歌。視頻中，小朋友一本正經地演唱委實可愛，但更可愛的是大朋友那副自我陶醉的表情，已然四十有幾的大華，臨了還認認真真地擺了個酷酷的造型，直把我逗得哈哈大笑不止。興奮之餘，我隨手點了個讚，並欣然跟了條八字評語：「父子同框，玩童一雙」。

不大一會兒，大華就回覆了過來，也是八個字「闖兄褒獎，欣喜若狂。」

過後我才知道原來是大華兒子所在的幼稚園最近搞了一個「父子同唱一首歌」的比賽，要求所有參賽者均以視頻的形式參加比賽。大華爺倆錄好視頻後，先發給了我們幾個好哥們

先睹爲快，順便也看看反響如何。他說：「幾個哥們都第一時間發表了高見，有誇我唱的專業的，有讚我們爺倆配合默契的，還有誇我頭型酷的，但唯有你的評語我最喜歡，因爲只有你看到了我的童真。」

大華的話一點不假，這些年一路走來，身邊的朋友是邊走邊丟，但大華卻是我一直私交甚篤更不捨得丟掉的一個好兄弟。之所以不捨，就是因爲他身上始終保有的這份童真。而保有童真的唯一前提就是簡單、快樂，而且這種簡單和快樂是可以傳染的。

與梁啓超、王國維、陳寅恪並稱清華四大導師的趙元任先生就是這樣一個簡單快樂的人。一九四六年，趙元任曾被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致電邀請出任南京中央大學（現爲「南京大學」）校長——這對很多人來說乃揚名立萬的大好機會，正求之不得哪！可趙元任卻只

是雲淡風輕地回電說：「幹不了。謝謝！」

這樣直接、簡單的回答，就像一個小孩子要邀請一個小孩子跟他一起玩，而小孩子卻說：「你太大了，我不想和你玩。」其童真，可見一斑。趙元任說，那些所謂的名利，只能讓他不開心，那不不過是一些雞肋，既然食之無味，棄之也並不可惜。

所以，一個保持住了童真的人，必是一個簡單的人，你一簡單，快樂便如影隨從。就像今年暑假期間，一家媒體曾面向中學生做過這樣一份調查：就是讓你在四大名著中，各選一個你喜歡的人物。結果《西遊記》中的豬八戒、《三國演義》中的張飛、《紅樓夢》中的劉姥姥，以及《水滸傳》中的魯智深，四位高票當選。而這四個人作品中顯然不是什麼男一號、女一號，作者更沒有對他們濃彩重描，但他們卻都有一個共同點，那就是他們活得很簡單、真實，都有像孩子一般的童心童趣。同時，他們也是過得最快樂的那個。這樣的童真童趣，貌似沒心沒肺，其實這才是一個把生活真正給看通透了的擁有大智慧的人。